

以肉現靈的證據 曾建穎首個 展「顛倒夢想」

夢想是一把雙面刃「顛倒夢想」探問存在的價值、意義與方式，既是答案也是問題。一個是顛倒、一個是夢想。如果沒有顛...

陳芳玲

([HTTPS://ARTOUCH.COM/AUTHORS/%E9%99%B3%E8%8A%B3%E7%8E%B2](https://artouch.com/authors/%E9%99%B3%E8%8A%B3%E7%8E%B2))

2017.09.12



夢想是一把雙面刃

「顛倒夢想」探問存在的價值、意義與方式，既是答案也是問題。一個是顛倒、一個是夢想。如果沒有顛倒，就不會有夢想；沒有夢想，就不會有顛倒。二者相依相存。

「夢想」兩個字是肉體和內心的情緒，都是一種幻覺。譬如我們都追求舒服的身體與快樂的感覺。但，真相是「身體朝向死亡時只會愈來愈不舒服；而快樂這種幻覺愈來愈多時，感官卻會麻痺」。愈是追求，氾濫地使用，最後就都壞掉了。感覺的本質是虛幻，但並非不存在，也沒有什麼好或不好。《金剛經》有云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然而，正是這些虛幻的東西帶給人們諸多感覺，連動身體有所反應。顯然，它們有著極其強烈的存在感。在藝術家看來，「夢想」這個在如今時代這麼大的字就像這樣。「在我們的社會中，夢想被歌頌，成為一種終極信仰：人因夢想而偉大，進而確認自身存在的價值；但同樣的也因其不可得而挫敗沮喪，甚至自我毀滅。夢想作為一種執念妄想，能載舟亦能覆舟，其所具備的矛盾與雙極性，讓我不禁反思，在這個消費時代下，夢想以崇高的理想標地之姿被仰望，然而也可以被當成一次性使用餐具般廉價的拋棄更換。」

推翻水墨重彩界分傳統

中國繪畫常以水墨與重彩區分，但曾建穎的創作不依傳統題材的界分，山水就是山水，花鳥就是花鳥，重彩與水墨皆可隨性施色甚至並用，沒有「山水就是黑水墨」的道理。尤其，曾建穎按著史料文獻將水墨推回了更早年代的使用方式，未必潑墨，未必寫意，而是把中國傳統繪畫諸多概念加以融合，於今發展出獨屬於他的新調子。

曾建穎觀察到：「長年因為歷史因素，大家對這兩種媒材各有偏見，也偏狹地形成各種審美觀。我對某些畫論、品鑑抱持的想法是『那是古時候文青寫的品味指導書』而已，有其時代意義，但並非真理。因此我是以自己的觀點在用這些材料，透過與這些材料長期互動的過程來產生自身繪畫性的風格。每一個材料的表現性應該都要是多元的，但起碼在台灣藝術史書寫脈絡之下，它們都被限縮了。一如六祖慧能所言：『本來無一物。』一種材料剛出現時，大家不存偏見，或不認為該怎麼使用和描繪才是好的。對我來說，水墨、膠彩只是媒介。所有材料都有表現性的問題。唯有透過個體能力以創造力去表現對象物，才是創作的基礎；沒有固定的成功模式。」

作為曾建穎於研究所就讀時指導教授的潘信華表示，現階段的他正在拓展人物表現的寬度。以2016年《說書人》與這次一樣以紅衣表現的《自體擁抱》（2017）為例相比，不同處在於《說書人》貌似平塗的衣著，如今變得捲曲富變化，像腸子，像肌肉。此外，他也藉不同紙張紋理與筆墨產生多樣的化學變化，讓繪畫性有更多表情樣貌。《野露》（2017）的紙張紋理明顯易見，不同層次的暈染與勾勒，讓色的表現力由深到淺的層次能更細膩地推進。但採日本紙張的《花氣薰人》（2017），表現平滑，料子較厚，將中國傳統水墨以往不拿來繪製人物像（通常用於山水）的技法逆向操作。倘若細看便能發現《花氣薰人》的人物頭髮彷彿繁密樹葉，臉部皮膚既如水流又似常以皴擦表現的石頭層次。



曾建穎《春雷》·紙本膠彩、墨、礦物顏料·85×158 cm·2017。圖片提供：赤粒藝術

過去十年，曾建穎一直努力怎麼讓傳統材料有新的表情。同時，不太使用新的時髦材料。這些作品的本質仍是傳統繪畫，但在表現、觀念、繪畫性上，完全不是大家過去習慣的樣態。技法表現雖然複雜，但溯及材料源頭其實單純；東方顏料就是動物膠、色粉和水的不同比例調和。比方《自體擁抱》比較多麻絲毛料，為了保留這種質地，顏料處理較薄透，紙筋與色料的不同厚度與層次都能清楚看見。按他的說法：「讓底下的觸感可以出來，使得畫面至少看起來不是那麼乾淨，而是濃烈豐富。以前畫面偏愛乾淨，做得簡潔。但是後來才發覺人生很多東西就是無法乾淨的，總是同時存在乾淨與骯髒，也不可能少掉任何一個，因為它們是一體兩面的。這是我現在對世界感受到的東西。」然而，在某些角度觀看，畫面卻又顯得透亮，足見其技巧臻微入妙，意境推實入虛。曾建穎坦言：「這是我在作品裡表達的氛圍。那個氛圍我用紙張呈現，並且不特別設定顏料的透與厚。我沒什麼野心做唯物實驗，不是為了材料去選擇材料，但材料的細節和畫法是我創作的一部分。」

身體是一種傳達精神的修辭

曾建穎的人物畫是特別的，無論黑白都擁有高辨識度與明確性。他解釋：「原因是參考了敦煌壁畫。我覺得那些人物畫原本白的地方（鉛白）如今氧化變黑的部分很有趣，是很當代的感官，很像X光片或當代光影變化。不是素描課裡教出來的光源明暗原則。我用這樣的立體感表現人物希望能帶出一種精神性，讓其存在的能量與熱度被突顯出來。」

同時，雲霧、石頭、花草等古典圖像被藝術家挪用時，也加了點變化。曾建穎補充：「我的畫雖然現實，並不抽象，也不寫實，但更貼切的說法是『寫真』。^Q畫中每個物件都帶有肉感，無論動植物，仔細聯想的話，可以看見一些身體局部組織和皺摺。」比方《野露》白色部分彷彿一種有骨頭的身體，也如雲霧，具有物質上的錯亂感，黑色部分無疑透露一個人的內在，產生一種靈肉對比的效果；抑或《世界池》（2017）、《春雷》（2017）、《野火》（2017）、《野露》中，植物彎折的弧度也帶有肉感的錯覺。

「精神沒有辦法被再現，就像我怎麼樣都無法理解你真正的感受和想法。但你的身體卻部分地透露了精神狀態。」曾建穎說。

無論白色群構人物透露的人際角力關係，抑或黑色個體人物意味的獨立精神，都是曾建穎透過繪筆處理個人生活的各種體驗與感覺，「沒有宏偉的歷史包袱，而是某種共通性。既去性別，也去時代，不要用標籤思考這些情境，反倒是撕除標籤後這些東西的關係呈現出了什麼情境。」



曾建穎個展「顛倒夢想」一景。圖片提供：赤粒藝術

唯心眾生相

一如曾建穎創作自述：「我想用一種個人的觀點，來切入社會與時代，試圖展現人存在的樣貌。我欲探討的並非社會現象本身，而是現象中『人』的狀態。我喜歡佛學裡『眾生相』這個概念，我將之理解為一種面向群眾的凝視：望向群體，然而看的是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。」

再說一次，身體是展現精神的證據。

(<https://artouch.com/>)

Q

曾建穎以唯心的角度，透過人與人的密度與關係，局部感官的放大與凝視，來突顯關切對象的狀態。因此，他在創作中所呈現的情境，反映了自身感覺系統的延伸，是一種透過身體去詮釋感官世界而得出的現象。這種透過眾生來看見自己的鏈結，讓筆者想起了《一代宗師》裡的台詞：「我7歲學拳，40以前沒見過高山。到第一次碰到，發現原來最難越過的，卻是生活。」曾建穎「見自己」描述的無非生活最難過的部分，也就是「顛倒夢想」的內容——生活最困難是面對自己的慾望。

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。

語出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的「顛倒夢想」是曾建穎首個展之名，不僅統整了一路走來的各種技法嘗試、風格與繪畫性的開發，作為與赤粒藝術合作5年的階段性成果，可以比擬練武之人在第一階段「見自己」的交代；也是曾建穎始終以「精神」（靈）與「身體」（肉）為關懷，企圖藉此討論這個社會的虛妄與慾望的荒謬現實之心得。



曾建穎個展「顛倒夢想」一景。圖片提供：赤粒藝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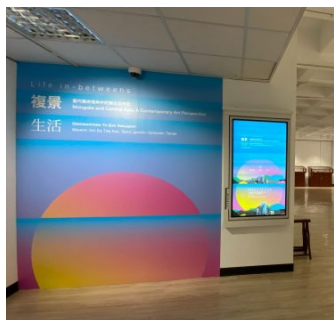


TAGS — [曾建穎 \(HTTPS://ARTOUCH.COM/TAG/%E6%9B%BE%E5%BB%BA%E7%A9%8E\)](https://artouch.com/tag/%E6%9B%BE%E5%BB%BA%E7%A9%8E)



[查看評論 \(0\)](#)

相關文章



(<https://artouch.com/art-news/content-60998.html>)

[藝術新聞](https://artouch.com/art-news/content-60998.html)
([HTTPS://ARTOUCH.COM/CATEGORY/ART-NEWS](https://artouch.com/category/art-news))

[蒙藏文化館展出台灣、蒙古、哈薩克當代藝術，呈現中亞現代社會多樣議題](https://artouch.com/art-news/content-60998.html)
(<https://artouch.com/art-news/content-60998.html>)



(<https://artouch.com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/content-13236.html>)

[藝術展演](https://artouch.com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/content-13236.html)
([HTTPS://ARTOUCH.COM/CATEGORY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](https://artouch.com/category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))

[盈虧之間，同一之際：曾建穎新作個展「惡托邦」中的精神圖譜](https://artouch.com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/content-13236.html)
(<https://artouch.com/art-views/art-exhibition/content-13236.html>)

